



远去的炊烟

吴国荣

炊烟是很美的景色。它飘在屋顶上，贴在崖壁上，挂在树枝上，在金黄色的麦秸垛旁绕来绕去。只要炊烟升起，整个村子就显得活灵活现，就有了生气，就有了古朴和美的感觉。

小时候的炊烟是梦。小学阶段，无论是放学还是放假，每天我都要和小朋友提上筐子，带上绳子和镰刀，到地里割猪草或砍柴火。说是到地里去，其实不是上山就是下沟。老家是丘陵，又紧邻运城盆地和峨嵋岭上的孤峰山。于是上山、下沟，名曰劳动干活，其实就是到田野里去撒野，去放飞。如果是下到沟里，那就仿佛到了儿童乐园，不是往树上爬，就是往草丛里钻，不是捉蚂蚱，就是抓知了，要不就是摸瓜摘桃。如果是上山，那就像进入了幽谷秘境，和小朋友不是在树林里捉迷藏，就是在石头阵里做游戏。玩累了就坐在山坡上，由近及远辨识着山下的村庄。满头汗、浑身土的我们，望见村子里、也望见自己家里的烟囱冒起了炊烟，条件反射下，肚皮咕咕地叫了起来。尽管炊烟很有诗意、很有美感，但我们还不具备审美的情趣，于是就纷纷收拾好各自的劳动成果，背上柴火往村里奔去。炊烟渐渐消逝，做好饭的母亲已站在家门前，或跑到村口，扯着嗓子，呼唤着各自孩子的乳名……

长大后，炊烟就成了时钟。在集体生产队时期，我们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就开始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了。那时的农村学校，都是随农时放假，收麦时放麦假，收秋时放秋假。我们每天跟上生产队长，不是耕田种地，就是收麦碾场；不是刨玉米秆，就是拔棉花柴。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学生，身单力薄，缺乏耐力，干不了多长时间，就喊苦叫累。你要缓一缓，他要歇一歇，不然就停下手里的活跑到僻静的地方，说是要解手，把生产队长或领工的老农气得无以言语。直到远远地望见村里冒起了炊烟，便你唤一句“队长你看家家户户都冒起炊烟，我的

肚子已经饿了”；他说一句“我家的烟囱都不冒烟了，我妈饭都做好了”；够胆大的伙伴，就直接叫喊“该下工了”。农耕社会的时间概念，来自于看天象、看日出日落，或者凭借长期形成的生物钟。更具体的农村气象，就是看炊烟了。乡村的炊烟，傍晚是最浓郁、最醒目、最绚丽，也是最恒久的。夕阳西下，黄昏即至，家家户户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做晚饭。到了漫长的冬季，家家户户用柴火烧炕取暖，这时的乡村，东巷西巷、前街后街房上的炊烟，袅娜娉婷，徐徐上升，在晚霞的辉映下，色彩缤纷，气象万千，似海市蜃楼，似蓬莱仙阁，整个村庄就会晕染成一幅农耕文明的水墨画轴。

日常生活中，炊烟就是乡村的烟火气。乡村祖祖辈辈建设房屋，锅灶和土炕的烟囱，都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，每每都要请乡村里的能工巧匠来施工，关键节点，巧施技艺，使之既能节约柴火，又能保持燃点，让炊烟都能顺畅地从烟囱中飘走。在乡村，每家每户的年轻户主，既是炊烟的守望者，又是烟囱的维护者。青春年华时的我，既要参加生产劳动，又要维持家里的生计，特别是当母亲做饭或烧炕时，如果房子里充满浓烟，就会告我烟囱不通了。于是，我便找出秤砣，拴上绳子，搬上梯子，上到房顶来处理。有时候是烟囱上垒了鸟巢，得把鸟巢移走；有时候是因为烟囱里长期烟熏火燎，烟油凝结成网，需要把秤砣放进烟囱里上下疏通。烟囱是锅灶和土炕的生命线，只有经常保持通体顺畅，才能呈现炊烟如梦似幻的景象，也才能保证乡民生活的正常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如今我闭上眼睛，脑海中便会浮现出村庄上空那一缕缕的炊烟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世事如白云苍狗。炊烟，一缕缕散了，故人，一茬茬走了。我怀念乡村的炊烟，怀念那些筑起烟囱、点燃灶火、升起炊烟、遥想炊烟的人们。

炊烟是飘落在我记忆中的乡愁。

做事与幸福

杨吉平

活着就得做事，有的人做事是一种幸福，有的人做事是一种痛苦。林小英教授说：“为谋生做的事情越少，人越幸福。如果只为了谋生，那就是个苦役。”

我没有教过中小学，想一想也难。同学聚会，大多都在做中学教师的同学脸上写着疲惫。中学老师的生活，课多，考核多，还要批作业，班主任还要查早读、查晚自习，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八小时。偶尔也有例外。有几个我认识的女中学老师，喜欢艺术，喜欢文学，不时在朋友圈发几句散文诗，浪漫、抒情，哪怕短暂，也算是为自己、为幸福。

山西师范大学的书法专业是我协助柴建国老师创办的，成了专业，课程就得齐全，书法篆刻技法只占了专业课的一部分，而大量的理论课、文学课、文字学课、哲学课也得开设。起初，师资缺乏，我几乎教遍了所有的专业课。刚开始，觉得技法课轻松一些。但第二年一轮过后，我则觉得技法课是一种简单的机械重复，觉得无聊，有时甚至觉得痛苦。而理论课则相反，越教越觉得有趣，越教越觉得自己的无知。于是，理论课逐渐成了我的专属，每一

次和上一次都有不同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探险，在发现新的风景。当我感觉到了教学的快乐，我便也感到了幸福。

明代有位皇帝很出名，但成名不是因为他建功立业，而是因为他爱做木工活，他就是明熹宗朱由校。据傅维麟《明书》记载：“昔闻帝具智慧，运巧思，性好木工，自操斧凿，运之成风，即饮膳可忘，寒暑罔觉。嗣好漆工，制器美绝，能驰马试剑，每手格獐、狼、狐、兔以为乐。”而对于朝政，朱由校则极为厌恶，这造成了宦官当朝、祸国殃民的局面。朱由校作为帝王，正事应该是治理国家，但他却乐于做家具、刷油漆，是一个十足的能工巧匠。对于上朝，他认为是负担，痛苦不堪；对于做木活，他认为是享受，乐此不疲。所以，朱由校是一位痛苦的帝王、幸福的木匠。

那日打球，球友老连问我：“你每天写文章，能挣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偶尔有人打赏，五块十块的，多了一百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费这劲干啥？又不挣钱。”我没有回答。子非鱼，安知鱼之乐也？

古诗词里大雪飘

刘明礼

“大雪”有两说。一是气象意义上的，指降雪量很大；二是人文意义上的——大雪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一个，正处在隆冬季节。因此，节气意义上的“大雪”与气象意义上的大雪，既有不同又有必然的联系。

大雪时节，未必有雪。但北方的大地上，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大多会下几场大雪。你想啊，漫天雪花，翩翩飞舞，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，树裹银装……一幅幅唯美的图画，怎能不触动诗人的情思呢？

你看这场雪：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。”李白不愧为浪漫主义诗人，你在他蒙眬的醉眼中，那雪大得，一片片“鹅毛”连在一起，竟“织”成一张包裹天地、密不透风、巨大无比的席子。这夸张地描写，可谓大气包举，臆想飞腾，精彩绝伦。

古时交通不便，信息不畅。大雪封门，无郊可游，无剧可追，无网可刷，难免寂寥，而诗人大多又喜酒，约人小酌便顺理成章了。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刚刚酿好的美酒，还没来得及撒去上面的浮沫。粗拙小巧的火炉，正烧得通红。白居易看了看窗外：呀，天黑就要下雪了！新酒待启封，炉火红彤彤，他想到了好朋友刘十九。欣然相邀：“嘿，哥们儿，能来陪我喝一杯么？”寥寥20字，却深藏着最温暖的友情，让人在隆冬雪天里全身暖意融融。

下雪了，有温暖，更多的还是冷！同样是白居易：“已讶衾枕冷，复见窗户明。夜深知雪重，时间折竹声。”天降大雪，这一夜的寒冷真是令人讶异，连被子和枕席都是冰凉的。忽然间，望见窗外一片通明，原来是下起了大雪。夜深了，虽然没出门观看，但他知道雪下得非常大，因为时不时能听到积雪压断树枝的声音。时值诗人被贬江州，在寒冷寂静的雪夜，诗人的内心深处，那份清冷孤独可想而知！

雪，常常被视为洁白无瑕的象征。而这，也被诗人融入了意象之中。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后，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备感压抑。那天，下了一场大雪。雪花如琼如玉，纷纷扬扬，轻轻飘落。大雪过后，满目银山、琼楼、玉树，大地变成了银白的世界。诗人诗兴大发，为我们留下一幅绝美的风景画：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诗的前两句，展现出一幅幽静寒冷的图画，画面广大寥廓，几乎到了浩瀚无边的程度，显得优美而凄冷欲绝，意境开阔而幽僻。而后两句，借助歌咏隐居山水的渔翁，来寄托自己清高孤傲的情怀，抒发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和压抑。诗中客观境界的幽僻，更体现出作者落寞孤寂的心情。

每一朵雪花都很美，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们，在浩瀚的诗海中，更将大雪之美推到了极致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